她给“花会”带来了清新气息

——访香港著名女歌唱家费明仪

费明仪美妙的歌声，还在上海、北京的观众耳际萦回。现在，广州音乐界和音乐爱好者们又以欣喜的心情，欣赏了她的歌唱。歌唱家发自心灵之音、出自肺腑之情的表演，给羊城音乐花会带来了清新的气息。

这场音乐会也实在别致，使人耳目一新：舞台没有话筒，不设报幕，不返场——再来一个。费明仪对记者说的一席话着实带有新意，她说：“我甘冒别开生面的风险。一个真正的音乐会不用‘麦克风’，听众就能听到你真正的嗓音。如果要话筒，何不在家里听唱片和录音带？现在香港流行歌曲的歌星，没有话筒也就没有她演唱的生命。我希望听众能听到我的真嗓子，在这方面来个尝试。这尝试，与其说需要勇气，倒不如说，需要真正的艺术更为确切。”费明仪接着说：“音乐会不设报幕，你们可能觉得新奇。其实，音乐会整场是一气呵成的。报幕员进进出出，听众此起彼落的掌声和哄声，影响了演唱者的情感，分散了演员和欣赏音乐者的心。节目单何必写那么多呢，该唱多少就写多少嘛。当然，文艺晚会不在此例。”谈到不返场，费明仪爽朗地笑了：“艺术标准不能用掌声来衡量，不能单纯用听众要求再来一个的多少次来代表艺术价值。这儿不是音乐比赛，不要为了‘讨俏’和‘虚荣感’把艺术表演的气氛破坏掉，因为，艺术最可贵之处在于真实。”

这的确是一个作风朴实、别开生面的音乐会。歌唱家们没有为了追求剧场效果而安排一些“讨俏”的流行歌曲。她在上半场用德、法原文演唱西欧的古典艺术作品；下半场演唱我国著名作曲家在三十、四十年代创作的艺术歌曲。对这样的节目安排，费明仪认为可能会有人说不讨好。她说：“对艺术的忠实者不在于对谁讨好，而应该忠于艺术本身。我们上月在京、沪的两场演出，听众反映非常热烈，说明祖国的音乐艺术正向着健康和纵深的领域发展。通过这些演出，希望能把失散了和被人遗忘了的中外艺术作品找回来。”

谈到这里，费明仪告诉记者，去年在上海，一位年青的女服务员知道她是从香港来的歌唱家，好奇地问她和邓丽君有甚么关系。显然，这位年青人脑子里的音乐领域，就只有流行歌曲。费明仪深有感触地说：“这不能怪她，‘文革’以来，群众对生硬的东西都听厌了，音乐的路子越来越窄。正如夏衍同志所说：邓丽君的歌在大陆出现是物极必反的结果。年青一代不知道中外有那么多的音乐大师和他们不朽的作品，不知道有如此广阔的音乐天地。这对我实在是很大的启发。在祖国音乐艺术继往开来的事业中，我愿意作一名开拓者和垦荒者。”

听说，费明仪领导的香港“明仪合唱团”，最近专场演唱唐诗宋词，这又是一个新的探索。费明仪兴致勃勃地对我说：“祖国的唐诗宋词，很多千古绝句，历久传诵不衰，配上乐谱用唱的形式表达，和用朗诵的形式表达，可收异曲同工之妙。岳飞的《满江红》不是唱了几十年仍然脍炙人口吗？”费明仪告诉记者一件有趣的事。今年八月，她回苏州老家时，特地到寒山寺一游。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如火对愁眠……”的诗句引起她的激情，她当场高歌一曲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。在场的群众纷纷围拢来静听，大家都沉浸在诗情画意之中。

费明仪是已故著名导演费穆的女儿。她早年就学于南京音乐学院，一九四九年去香港时还是个小姑娘，后来到法国巴黎深造声乐。她通晓英、法、德、意等国语言。费明仪除了会说流利的北京话外，还会讲苏州话、上海话、广州话、汕头话、宁波话、四川话等六种方言。费明仪说：“熟悉中国的各种方言，能帮助我理解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中国民歌。”

艺术的源泉来自生活。费明仪对生活的一切都感到兴趣，对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，她都涉足并努力去探索；对各家所长同时兼容并蓄。特别对国内音乐界的同行们，她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我很欣赏歌唱家李谷一演唱的那些带有泥土芬芳气息的歌曲。”

南国初冬，温暖如春。费明仪，喜看“花会”蓓蕾绽开的情景，她在报春花丛中高兴地笑了。

本报记者　周文韶